

ALVAR AALTO

阿尔瓦·阿尔托全集

(第3卷·方案与最后的建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ALVAR AALTO

阿尔瓦·阿尔托全集

(第3卷·方案与最后的建筑)

[芬] 爱丽莎·阿尔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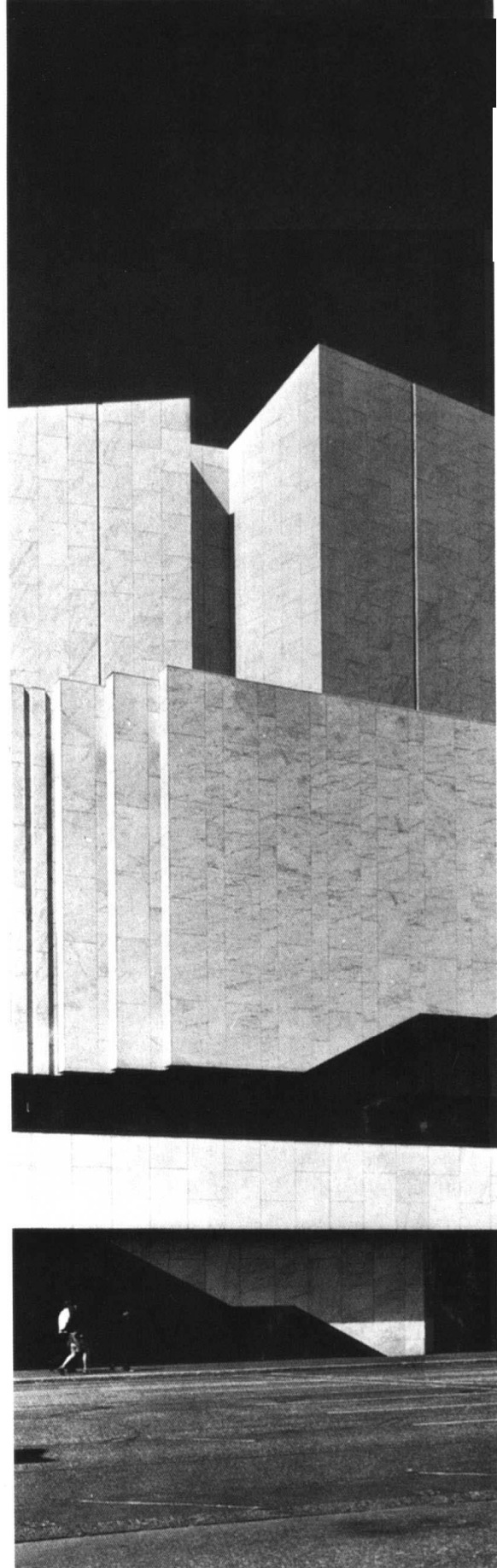
[瑞士] 卡尔·弗雷格

王又佳 金秋野

编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5-4402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尔瓦·阿尔托全集 (第3卷·方案与最后的建筑) / (芬) 阿尔托, (瑞士) 弗雷格编; 王又佳, 金秋野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ISBN 978-7-112-09244-4

I. 阿… II. ①阿…②弗…③王…④金… III. 建筑设计—作品集—芬兰—现代 IV. TU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52970号

Alvar Aalto Volume III Projects and Final Buildings / Elissa Aalto, Karl Fleig

Copyright © 1995 Birkhäuser Verlag AG (Verlag für Architektur),

P.O.Box 133, 4010 Basel, Switzerlan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Birkhäuser Verlag AG出版社授权我社翻译出版

责任编辑: 孙 炼

责任设计: 崔兰萍

责任校对: 关 健 王 爽

阿尔瓦·阿尔托全集 (第3卷·方案与最后的建筑)

[芬] 爱丽莎·阿尔托

[瑞士] 卡尔·弗雷格 编

王又佳 金秋野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毫米 1/20 印张: 11 $\frac{3}{4}$ 字数: 476千字

2007年7月第一版 2007年7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50.00元

ISBN 978-7-112-09244-4

(1590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6	前言	113	都灵旅馆、会议与办公中心, 意大利
7	长期合作者	115	于韦斯屈莱大学体育系, 于韦斯屈莱
8	阿尔瓦·阿尔托 (1898 ~ 1976 年)	122	室内游泳馆扩建, 于韦斯屈莱大学, 于韦斯屈莱
13	莫拉特塞罗摩托艇	126	奥坦尼米技能学院的水塔
17	罗贝尔托·桑博内特在科摩的家庭工作室, 意大利	130	拉赫蒂教堂与教区用房
20	耶尔文派的柯孔能别墅	134	拉赫蒂教堂
26	塔米岛的希尔特别墅	141	博洛尼亚附近的里奥拉教堂与教区公众会堂, 意大利
33	都灵附近的埃里卡别墅, 意大利	147	巴格达艺术博物馆, 伊拉克
43	曼基尼米国家退休基金会的住宅项目, 赫尔辛基	150	赫尔辛基莱蒂恩私人博物馆
48	罗瓦涅米的寇卡洛瓦拉项目	154	于韦斯屈莱的阿尔瓦·阿尔托博物馆
53	艾斯博的塔皮奥拉公寓	158	科科拉市立图书馆
58	波尔沃的盖缪拜卡项目	160	罗瓦涅米的“拉皮”剧院与无线电大楼
64	住宅项目及“舒标”湖滨餐馆, 卢塞恩市, 瑞士	169	斯堪的纳维亚协会文化中心, 威斯康星州, 美国
67	赫尔辛基“复活论坛”文化与行政中心	171	于韦斯屈莱文化中心与市政厅
72	汉堡 BP 办公楼, 德国	176	于韦斯屈莱警察总部
76	赫尔辛基波赫尤拉“曲流”办公楼	182	新中心, 赫尔辛基
82	都灵费雷罗仓库与办公楼原型, 意大利	189	赫尔辛基“芬兰颂”音乐厅与会堂
85	赫尔辛基塞克塔罗市立电业公司行政办公楼	212	家具与灯饰
92	赫尔辛基恩索-古特蔡特建筑扩建	220	阿尔瓦·阿尔托访谈
96	哥德堡市政厅与市政办公楼, 瑞典	223	生平简介
103	马尔市政厅, 德国	226	摄影师名单
107	哥德堡“陶各特女王”中央火车站, 瑞典	226	作品补遗

前言

这是献给阿尔瓦·阿尔托的第3卷也是最后一卷作品全集。

阿尔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致力于创造新的更好的世界的那代建筑师中的一员。同时这一代建筑师还担负着为自己的国家，芬兰，宣布独立之后的芬兰的发展贡献力量的任务。这两件事决定了阿尔托一生的工作轨迹。

建筑学对于阿尔托来说是一个媒介，通过建筑，他可以表达自己对整个生活的体验。“建筑是为人服务的”是他不断反复重申的宗旨之一。而“我们最大的课题即是发掘适合我们时代的形式，这不仅仅表现在建筑领域中，在生活的全部方面都是如此”。

令人震惊的是在阿尔托的每一个作品中都表现出如此富于生机的智慧以及对人类天性如此深邃的领悟。当他说，“在每个结构上我都写下了数以十卷的哲学”的时候，人们会相信他。阿尔托经历着他所建造的一切建筑。作为一名建筑师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还是一份使命。建筑师必须致力于完整，并将生活看作一个整体；生活的每一个小时都会给予他一些东西，他可以加以利用，在他的每一个建筑中表现出来并传输给他的追随者。

正是因为他自己是在寻求一种完整的生活，他将所有的建筑都看作是统一的整体；因此他眼中的建筑学包括一切事情，从都市化到最小的附件。阿尔托将触及人类生活的一切事情、一切方面都看作是建筑师的职责。他思考过一切事情以获得他所说的完全综合。

在25年当中，我有幸在他的公司度过了无数的时光，在工作当中、旅行中或是共饮期间他从未谈及建筑理论。仅仅是他对于生活的观察可以打动他。他是一个健谈者，他的铅笔在任何地方总是处于活动之中，甚至会在桌布上；通过铅笔他会试图将所有的事物赋予“形式”。那些他用于自己建筑工程中的知识都是来自于他的生活，来自直接的现实。他与乌托邦毫无关系；他对于未来的信念是基于他对人类及其潜能的认识。

我恰好参与了这一系列丛书第1卷的出版工作，这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而不是刻意为之。这一切开始于1955年在赫尔辛基，当时我本人仍在阿尔托的事务所中工作。在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第1卷的出版会经过将近10年的时间。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有着许多的复杂因素；而且我经常必须周旋于阿尔托和出版商汉斯·格斯伯格(Hans Girsberger)之间，或者只是等待。在这件事以后，在我来看阿尔托似乎反对将自己的作品作为一种收集成册的版本来发表。他不要集成，他要建造，他不想将自己的作品看成一种完成的东西。“……在这里我不是要出版，我是要建造。”这是他经常提及的。

他仅将第2卷(1963~1970年)看作是自己所要担负的责任，这一卷他并没有保留。

他认为GTA在苏黎世(Zurich)的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出版的“概要卷”与其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出版物，不如说是一本更加职业化的书。他本人倡导这个版本。

第3卷现在面世了，阿尔托作品全集的出版已经完成，不幸的是它的筹备工作少了阿尔托的参与。伴随着各个工程和项目主线出现的文字，一部分来自阿尔托为竞赛准备的文字，一部分来自早期技术期刊的出版和个人的评论文字。这一卷不仅仅展现了最后的作品，还包括早些年间的作品，没有它们就不算是完成的作品。确定的是阿尔托本人虽然并不总是有明确的原因，但在第1卷的工作期间却总在反对它们的出版；或许现在他会原谅我们冒昧地将这些项目呈现给那些有鉴赏力的公众。

所有的这些出版工作如果没有爱丽莎·阿尔托夫人的有力协助将不会实现。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稳定的力量，而且她一直在幕后推进着工作。

总之，我要感谢所有给予过帮助的人，因为有了他们，现在的工作才可能完成。首先要感谢汉斯·格斯伯格，他不仅通过阿尔托作品第1卷的出版为以后几卷的出版提供了方法，而且他还以极大的勇气，在很早的时候就通过他的出版物向普通

大众宣传现代建筑学。

布鲁诺·马瑞切尔 (Bruno Mariacher) 是阿耳特弥斯 (Artemis) 的建筑出版人，他在工作开始以后付出了很多精力；没有他对阿尔托建筑的热情，现在作品全集的出版完成是不可能的。

我还要感谢许许多多的人在不同的方面给予的热情帮助。将他们无一遗漏地一一列举，从实施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不仅仅是我要感谢阿尔托所有的合作者以及他事务所中全部的助手，阿尔托本人也总是很清楚如果没有他的合作者们毫无保留的投入，他一生的作品将不会实现。

卡尔·弗雷格

长期合作者 (1922 ~ 1976)

Pagnar Ypyä, Harald Wildhagen, Erling Bjaertnes, Jonas Cederkreutz, Viljo Rewell, Aarne Ervi, Jarl Jaatinen, Elis Urpola, Björn Cederhvarf, Edvin Laine, Markus Tavio, Olof Pöyry, Aarne Hytönen, Aino Kallio-Ericsson, Veli Paatela, Kaija Paatela, Keijo Ström, Olavi Tuomisto, Erkki Karvinen, Kristian Gullichsen, Jaakko Kontio, Jaakko Kaikkonen, Olli Penttilä, Walter Karisalo, Kaarlo Leppänen, Erkki Luoma, Mauno Kitunen, Marja Pöyry, Marja-Leena Vatara, Per-Mauritz Alander, Matti Itkonen, Hans Chr. Slangus, Heikki Tarkka, Paavo Mänttari, Kalevi Hietanen, Ilona Lehtinen, Eric Adlercreutz, Jaakko Suihkonen, Theo Senn, Rainer Ott, Peter Hofmann, Eva Koppel, Nils Koppel, Jean-Jacques Baruel, John Meijling, Elisabeth Sachs, Edi Neuenschwander,, Lorenz Moser, Ulrich Stucky, Karl Fleig, Michel Magnin, Marlaine

Perrochet, Leonardo Mosso, Enslie Oglesby, Erhard Lorenz, Walter Moser, Walter Ziebold, Andreas Zeller, Federico Marconi, Leif Englund, Lea Punsar, Chandra Patel, Lauri Silvennoinen, Marjatta Kivijärvi, Matti Pokka, Atindra Datta, Vezio Nava, Ulla Markelin, Pirkko Söderman, Mauri Liedenpohja, Sverker Gardberg, Erik Vartiainen, Olli Kari, Pertti Ingervo, Klaus Dunker, Sven-Hakan Hägerström, Heikki Hyytiäinen, Anna-Maija Tarkka, Elmar Kunz, Heimo Paanajärvi, Tore Tallqvist, Hector Amorosi, Jyrki Paasi, Hanspeter Burkart, Markus Ritter, Bruno Erat, Ulrich Ruegg, Sebastian Savander, Kari Hyvärinen, Michele Merckling, Urs Anner, Ernst Hüsser.

阿尔瓦·阿尔托
(1898 ~ 1976 年)



1928



1933



1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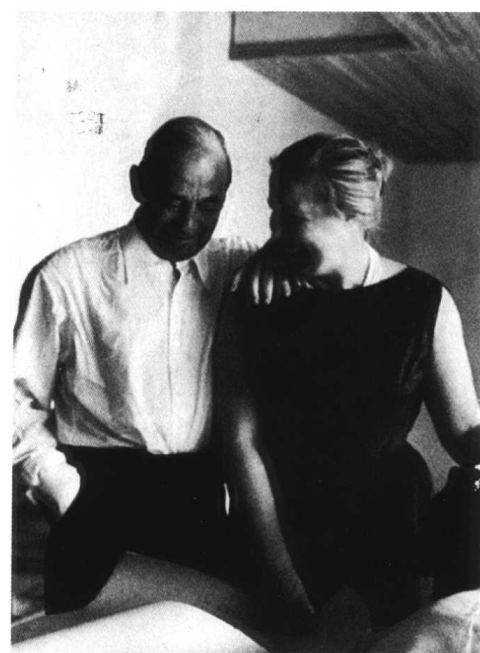
1940



1948



1958



1959



1959



1960



1964



1972



1969

以下的文章只是一些片断（粗略的梗概）。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阿尔托试图表述一些回忆和轶事。在这里印刷出来的文章，仅仅是个开始，其用意在于更加雄心勃勃的文章。这一系列包括以下的标题：

1. 人类的错误
2. 纠正这个错误的可能性
3. 技术性的错误
4. 纠正技术性错误的可能性
5. 在整个综合体中人类的弹性

卡尔·弗雷格

人类的错误

我们现在仅仅是在技术事故的范畴中熟悉“人类的错误”（人类的失败）这个概念：例如作为疲劳的结果，机车在关键时刻启动失灵。在所有的事故调查中，留下来的总是人类的失败或技术性错误这一类问题。

然而“人类的错误”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至少在一定的情景下来理解的时候，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概念之一。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在古老的宗教中，也总是在思考什么是“人类的错误”。

在基督教中这个问题几乎以其最清晰的面貌展现在我的面前。

“人类的错误”并没有出现在今天的技术术语中，但是人类的弱点（也可以称之为过失）却总是关于人类生存问题的讨论的基本理念。现在众所周知的“人类的错误”只不过是一种幼稚的说法，用以表达整个人类的悲剧。

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估算和所谓的预报的帮助下，进行了许多努力以达到完全确定的未来。

这样一种或许可以称之为摆脱人类错误的系统是不可能的。相反，人类的错误在任何地方、以任何的形式都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

在绝对精确的估算中有着与以往根据信念与感觉所建立的体系中同样多的人类错误。因此重视人类的错误在现在与以往都是同样重要的。我们不可能通过百分比来表达在我们目前的项目中有多大比重的人类错误，要说出这个错误与以往相比是大或是小也是几乎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必须极其谨慎：精确的估算虽然并不

比信念和梦想更加确定，但是我们必须通过更精确的分析来预防人类错误的有害影响。

纠正一个人类的错误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因为人类的错误显然会表现出一种不容规避的持续现象。

然而即便需要一定的时间，纠正技术性错误也会相对容易：它只持续了较短的时间，因此也就更容易在一定的时间内被改变。

从另一方面来说，人类的错误或许表现了一种绝对的、持续的现象，如果我们只是改变它的影响，那么对于它的纠正是不会成功的。

在多数的宗教中，都并没有试图消除人类的错误，甚或纠正它，但是宗教却可以发现意义从而容忍错误，就像一个好的园丁在工作中将错误变成积极的结果。

因此，借助于计算来避免人类错误的努力是一种徒劳，是一种预防性的歉意，通过如此我们可以将那种不安的感觉转化为绝对的安全，转化为一种真理。然而，这种寻求绝对的努力过程，这种从纯粹的知觉活动转化为一种计算的形式则表现出同样的错误，而且它除了运用绝对的方法之外什么都没有，只有虚幻。

白色的桌子

白色的桌子很大。我相信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桌子，至少在当时就我所知的世界上是如此。

桌子建造坚固，顶层有3英寸厚。它立在我们家最大的房间中。这个桌子是真的大，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曾看见过有12个人同时在这张桌子上工作。他们是年轻的工程师，都是我父亲的指导下接受测量学培训的。

这个大桌子有两级。在桌子顶层的中间放置着许多精密的工具：3米长的钢尺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工具。年轻的工程师们围桌而坐，还有一些女士也在学习。这张桌子是在那里进行的所有工作的中心。

正如我所提过的，这张桌子有两级，两层。当我学会了如何爬到所有的四层之后，最低的那一层就成为我生活的地方了。它像一个大城市广场，在其上我独自统治着，直至我长大到足可以达到上层，才获得了在白色桌子旁的一个座位。

在那里绘制地图，涵盖了绝大部分的芬兰，而且在当时我还没能理解的难题会不时出现。

所有的助理工程师并不总是在那里。他们经常在广袤的森林和辽阔的荒野中有工作任务。因为这个原因在桌子旁边总能找到一个小小的空间给我,而且我也被允许画图。我升到了顶层。

我想我从4岁的时候开始知道了纸和铅笔的哲理。我仍能记得那种尖锐的棕色铅笔叫作“鹰”,而那种软的叫作“光之山”(Koh-i-noor)。而桌子上还有印度墨水、彩色铅笔和水彩用于画线。

白色桌子是什么?——联结人们的不确定的表面,这个水平表面是如此地不确定,以至于它可以获得你所希望的一切东西,有些仅仅是来自于人们的想像与技能。

白色桌子的白达到了白色所可能达到的程度。它没有提出任何规则,没有任何东西在强迫人们做这个或者那个。它是一个特殊的联系,是它同一类型中惟一的一个:富于创造力的人们通过敏悟的手法激发它生产出所期望出现的东西。

我们在世界上很少能发现这种联合,在这里人们的意愿和能力以同样的方法结合在了一起,这种方式有着实现其理念的可能性。

这个白色的桌子很大;后来在其上衍生出来的东西会更多,但是它并没有变得更大,它只是繁殖了。

在已经建成的城市中规划和建造

现在的都市化或者城镇规划艺术(讨人喜欢的孩子有许多名字),以及作为结果而产生的交通规划在社会政策领域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与影响力,我们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一个有着空前广度的新现象。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所有的这些规模庞大的规划活动在纸面上的进展要远远超出城市形成的实际进程,城市的形成始于建造,在其直接的过程中,建造的和谐将它们联结在一起。

技术发展甚至更多的是社会性重组,使我们面对着这样的现实,即与城市化联系紧密的交通规划,正处于决定性的地位,

甚至可以说今天的城市化就是一种交通规划,在它所限定的范围内,基地甚至建筑都被事先确定了。

以这种形式出现的这种现象就像在人类社会中可以看到的所有的形式变迁一样,无疑是短暂的。

我在这里考虑的只是这场巨大的纸面斗争的一个方面:为了绝对而进行的努力。

每一个时代,无论是长还是短,或者仅仅是某个时代的一部分,甚至可以想像的最短暂的一个时期,例如一代人期间,相信都有这样的一种趋势,即这段时期有着确定的特征。

这是真正完全的人类,甚至如果每个人都在谈论着未来,当每一件事都已经被说过、做过,也仅仅是意味着一个时代简要的展望和活动;人们提出了“未来”的概念,虽然关于未来他们仅有一些假设的和揣想的理念,甚至通常连这些都没有就已经足够了。

为未来提出的规划,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在一个相当概括的时间段中不确定的位置,并作出了错误的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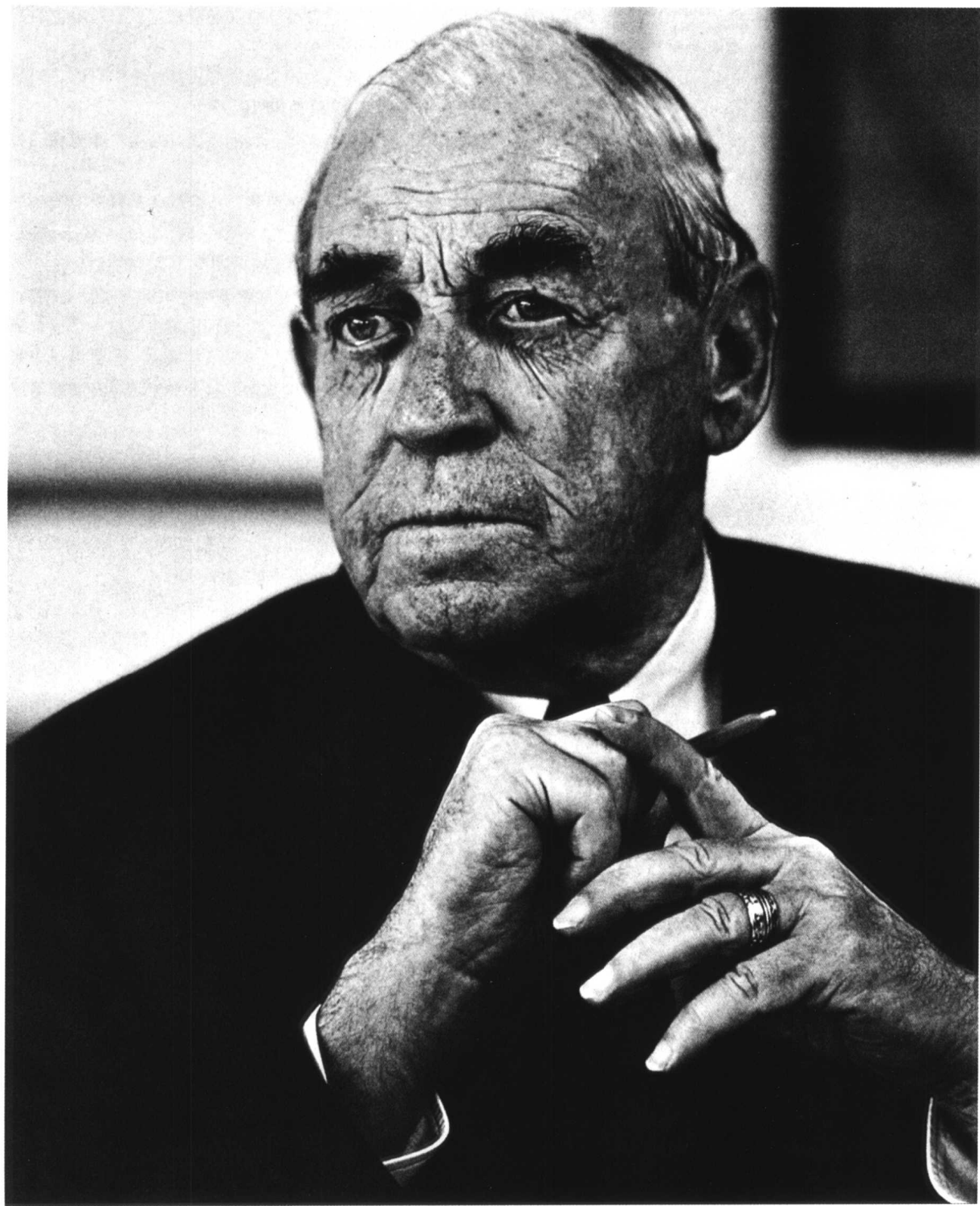
生活绝不是一个静止的现象,而是一个在持续不断变化空间中的运动事物,在它的领域中,我们甚至以最批判的视角,最严格的限制类型,也不会获得确定性。

生活中的一些领域,位于持续运动的空间中,会经历特别的变化(通常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但是城市环境具有以下特征,这些特征是与其他生活形态的基本区别:一座城市,不像小尺度的日常或短期的实体,它不能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化而调整。

一座城市,一旦建成,在短时间内就不再能够变化。这就意味着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方面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着,并且会产生或者有益、或者有害的影响。

在欧洲仍有一些城市的中心甚至到了现在仍表现出标准化的罗马营地的基本规划。

有这样的理由,即试图发现城市设计中更适宜的形式,来代替今天的规划活动,也就是努力获得完全适合的解决方法用于处理我们今天的现状。



莫拉特塞罗摩托艇

1954 ~ 1955 年期间设计与建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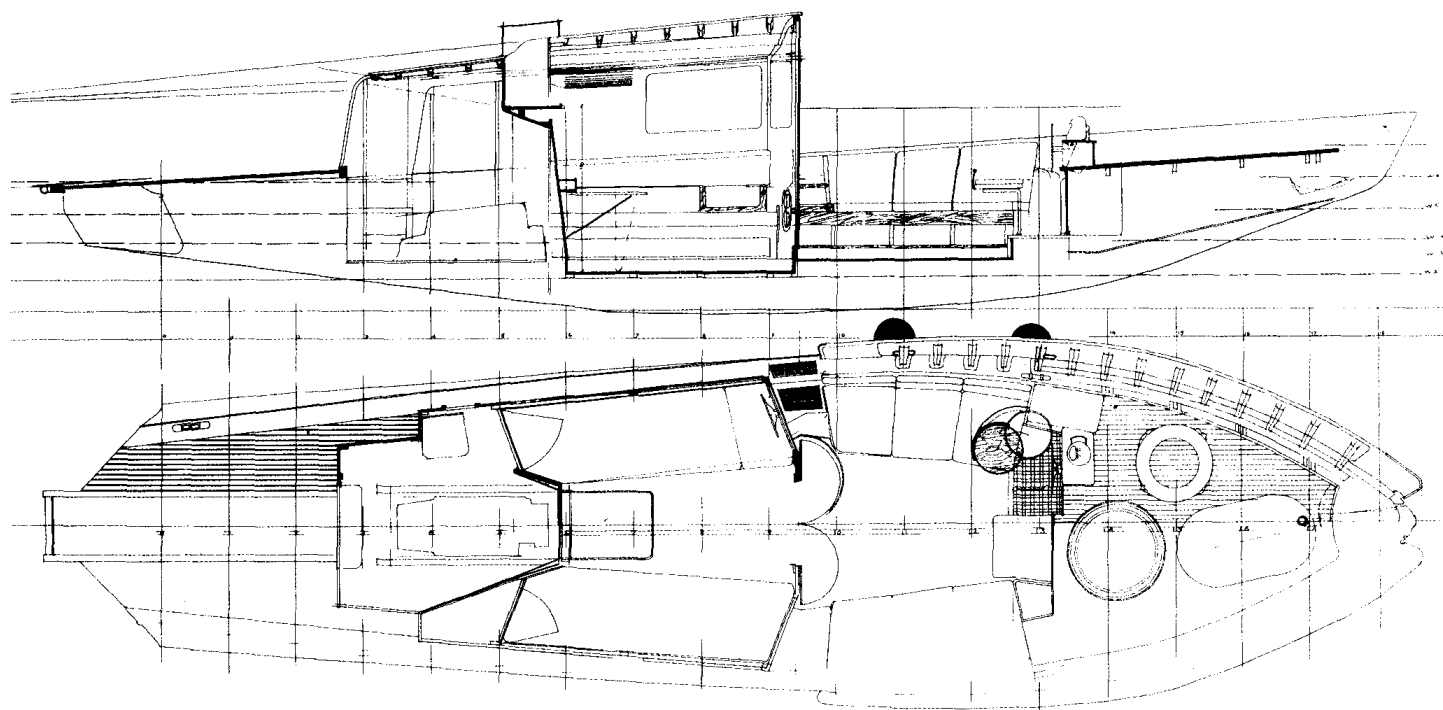
这艘小船是到达莫拉特塞罗（Muuratsalo）消夏别墅的必备工具。这个必要性为设计一艘船的原型提供了机会。它同时又是一个实验项目，尝试发现适宜的方法将各种类型的木材用于船的建造。

中心的问题就要是找到在水中船的外壳的正确形状。并与船舶建筑师合作，在水渠中检测各种类型的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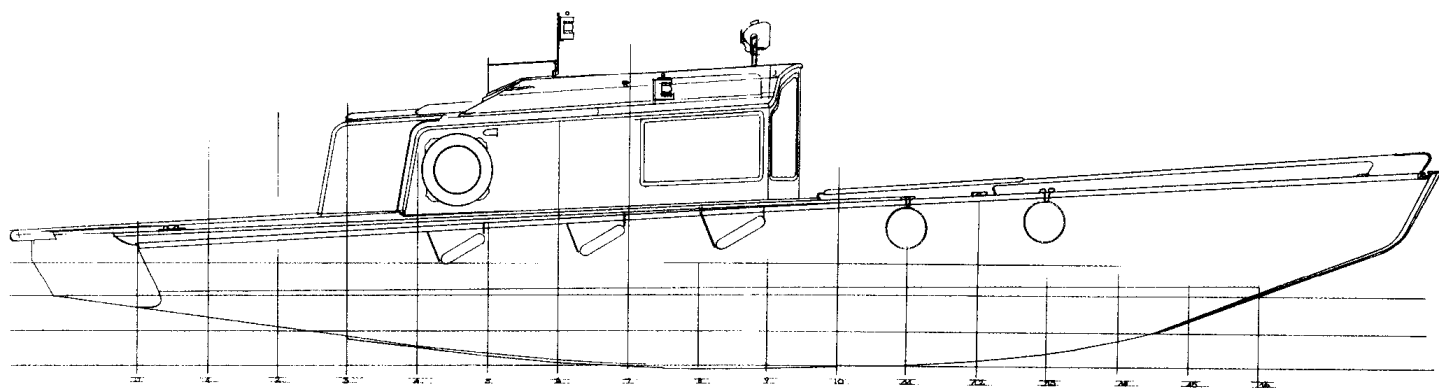
船头的设计遵循着这样一种原则，即特殊结构的船头其曲

线的形状适于船体划过水面，这种形式更加显著地提高了船速。另外，船头的形状还要使小船可以轻易地在平坦的佩扬内湖岸边着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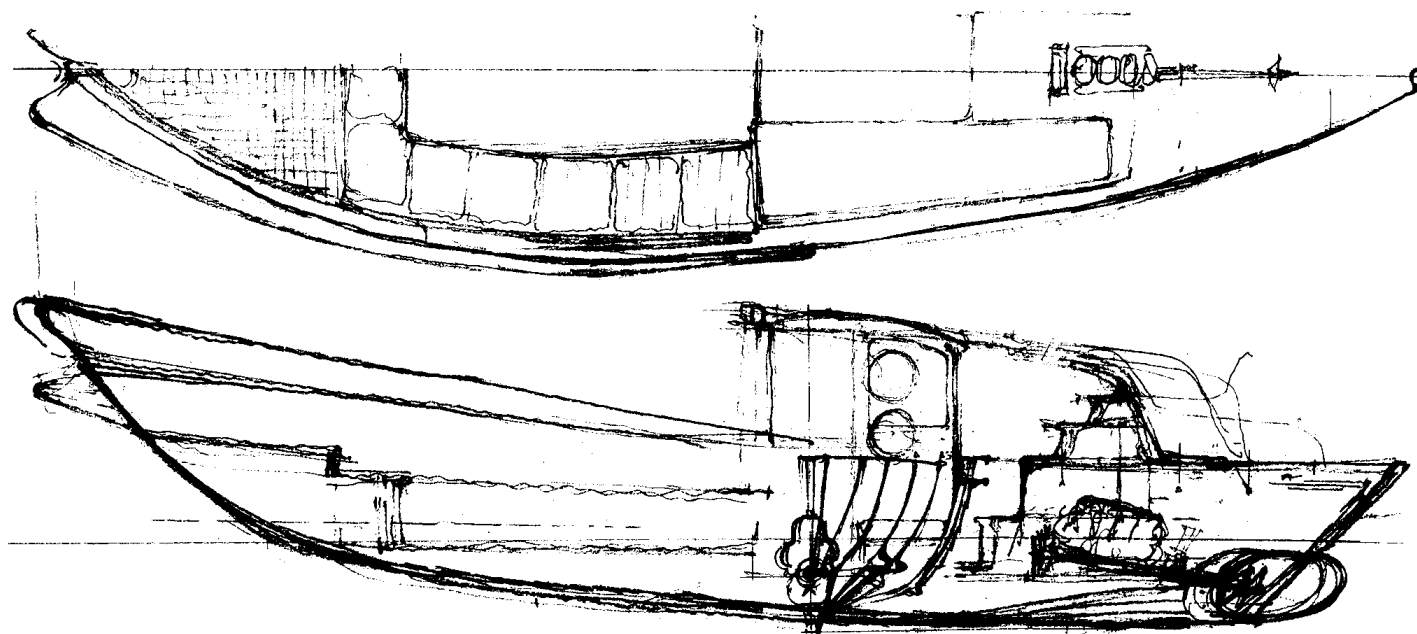
这艘小船不仅仅是到达消夏别墅的工具，它还可以用来游览湖泊，就像一座小的漂流岛屿，在其中人们可以在客人的陪伴下舒适地享受湖水的平静与安宁。



纵向剖面图与平面图



纵向立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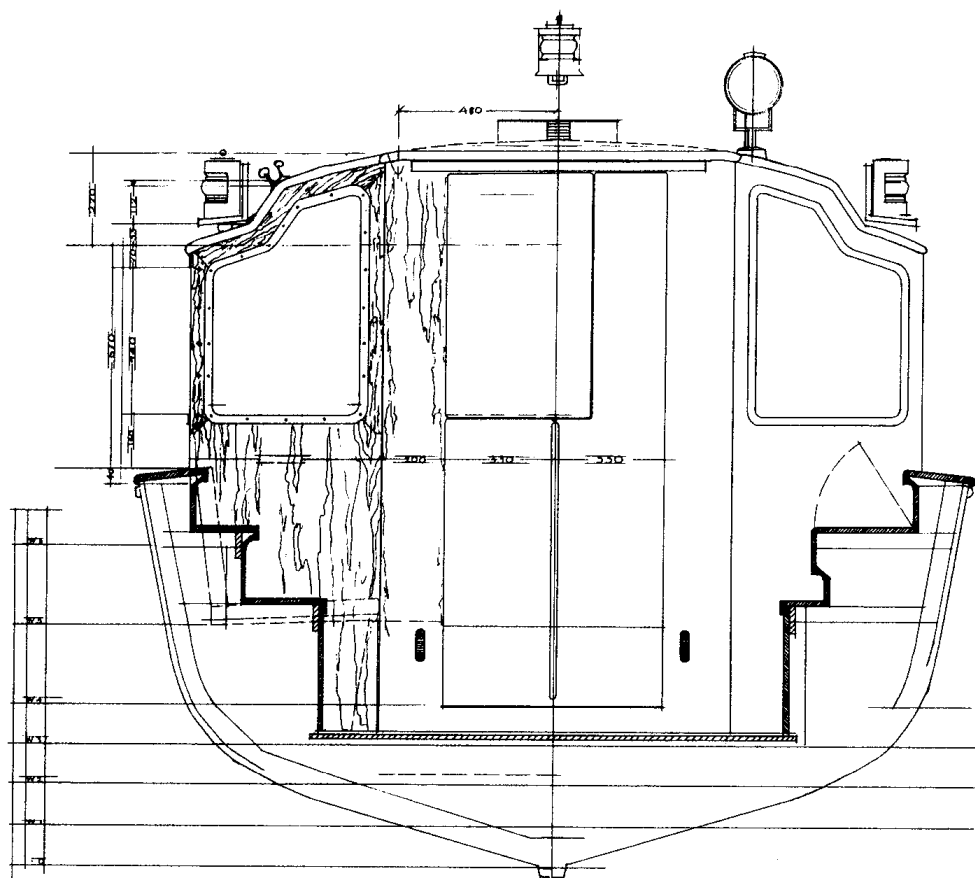
方案发展到不同阶段的草图



正视图：船体的上部结构与内部都是由不同种类的天木材制成：上部结构的顶端与船体水位以下的部分都是白色的，船体的外部则漆成了黑色



一位在自己的国家从未获得荣誉的先行者



横向剖面图

